

东北文化研究丛书

清代东北满族文学研究



王卓 著

主 编◎秦磊

副主编◎王鹏伟 关德富



吉林出版集团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主 编◎秦磊
副主编◎王鹏伟 关德富

东北文化研究丛书

清代东北满族文学研究

王卓 著



吉林出版集团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代东北满族文学研究 / 王卓著. -- 长春 : 吉林
文史出版社, 2013. 3

(东北文化研究丛书 / 秦磊主编)

ISBN 978-7-5472-1271-4

I. ①清… II. ①王… III. ①满族文学—文学研究—
东北地区—清代 IV. ①I207.9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61234号

qingdaidongbeimanzuwenxueyanjiu
书 名 清 代 东 北 满 族 文 学 研 究

作 者 王 卓

责任编辑 周海英 陆栋充

封面设计 文鼎九州

出版发行 吉林出版集团 吉林文史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网 址 www.jlws.com.cn

印 刷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 本 720mmx1000mm 1/16

字 数 220千字

印 张 15

版 次 2013年3月第1版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8.00元

书 号 ISBN 978-7-5472-1271-4

《东北文化研究丛书》序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学术界在东北地方文化研究领域取得了显著成绩，在某些方面甚至产生了国际影响，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

当年《长白丛书》的出版，让学界看到了前人研究成果，激发了当代学者对东北地方文化研究的兴趣和热情。特别是红山文化的发现，揭示了东北地方文化特殊的历史地位，使学术界意识到东北文化是容纳百川的中华文明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后，在修史工作带动下，关于东北地方文化的研究几乎全面铺开。与此同时，许多学者开展了田野调查，收集了许多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为进一步深入研究东北地方文化提供了重要素材。

尽管如此，对于丰富而独特的东北地方文化而言，截至目前的研究尚处起步阶段，不仅有许多缺项和空白，即便是已经出版的有关东北文化研究的论著也存在描述性强，论述性弱，研究方法单一的倾向。如何在继承前期成果基础上，有新的突破，向研究的深度迈进，是当代东北文化研究学术界面临的严

峻课题。出版《东北文化研究丛书》的目的就在于应对这一时代要求，推进东北文化研究向更为深广的层面发展。

东北地方文化研究涉及诸多方面，不论是哪一方面，从宏观架构到微观论述，都有许多话题。本丛书力求填补东北地方文化研究空白，扩充研究的广度，从远古到当今，做一个粗线条梳理，拓展视野，多侧面地体现东北文化价值。同时，本丛书更注重研究深度。某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必然有其历史渊源，构成这一历史文化现象深广的背景和发展脉络。梳理发展脉络，探求发展规律，其价值不仅在于呈现历史痕迹，更有助于理解其消亡与存在，嬗变与发展。

近年来包括考古发掘在内的东北文化田野作业呈现了许多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历史遗迹，它们是活的历史，是研究东北地方文化的重要依据，值得珍视。这些资料一方面让我们看到了过去，了解了先人的生活状态；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就是透过这些现象可以窥探地域文化发展规律。当然，田野作业所取得的成果，是散在的，局部的，需要与文献相互印证。如果能把田野作业所取得的成果与文献结合起来，不仅可以全面地描绘历史面貌，而且也会让历史鲜活起来。本丛书所收著作虽不敢说已经达到这一目标，至少可以看出学者们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东北地域文化源远流长，研究东北文化是一项宏大工程，求索之路尚远。我们深切地希望，通过本丛书，让读者多角度地认识东北的历史文化，从而更好地建设东北现代文化。

秦 磊

2012年7月14日

自序

我介入满族文学研究领域纯属偶然，然而冥冥之中，仿佛又有某种说不明理不清的缘分在其中。

1997年，在我所在的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面向现实性、地方性、应用性研究的课题大调整中，我不情愿地进入了东北文学与文化研究领域，出乎预料的是，我很快就被研究对象——清代的满族文学与文化深深吸引。因为在我接近有关满族的史料和民俗生活时，惊奇地发现，这个民族远不是我此前仅通过教科书所了解到的割地赔款腐败无能的“满清政府”、游手好闲的“八旗子弟”等等负面形象，而是经历过伟大而悲壮的历史过程，可歌可泣、可惋可叹之处不下于任何一个曾在中国历史上轰轰烈烈过的民族。同样令我惊奇的是，有关清代满族历史及英雄人物的传说，许多都是我小时候听过的民间故事；不少满族的民俗竟然就是我所成长的东北汉族家庭的习俗，因而走进满族的历史与文化就像是走近我的童年，有时会使我感到我的研究工作某种程度上是在给自己寻根。

我出生和长大的吉林市是一个历史悠久而且多民族聚居的城市，汉族、满族、朝鲜族、回族是那个山环水抱的美丽城市中四个最主要的民族。我是汉族人，亲戚朋友中各个民族的都有。

小时候在爸爸妈妈上班时常常照顾我的邻居家，是一个四世同堂的满族大家庭，家里最老的老太太我叫做老姥姥的，一直在头顶梳一个圆发髻，夏季穿宽大的蓝布旗袍——即使在文革破四旧的时候也是如此，现在我知道那就是满族妇女的家常打扮；文革早期，亲戚把我带到舒兰农村住过一段时间，让我对典型的东北乡村生活有所熟悉，而那里的衣食住行、人情往来竟然都是满族民俗。记得上高中学近代史时，在家偶发感慨：“满族人怎么给了外国人那么多国土？”常来做客的一位叔叔便奇怪地问我：“你不是满族人么？”从小习惯了多民族文化的氛围，使我在进行满汉文化的比较研究时必须有意识地细究才能分清二者的差异所在。在这种条分缕析的艰难过程中我重新认识了满族，也重新树立起对汉族文化的一些观念性认识：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汉族并非一直以强势文化的姿态涵化着少数民族，在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地区，汉族也被少数民族文化所涵化。这也是我此后接触过的从事少数民族文化研究的人所共有的认识。

很早就读《红楼梦》，一直把它作为汉族的文学经典去读，对其中我所熟悉的风俗习惯、语言、人物关系、人物性格等等，此前从没有意识到其中满族文化的润染甚至决定作用，因为其中很多都是我生活中熟悉的东西，我是汉族，自然应是汉族的东西。而《红楼梦》中的满族文化内蕴相当丰厚，比如《红楼梦》中的王熙凤与贾蓉的关系，有人认为不清白，这是以汉族人的道德观念误读了文本。在东北民俗中出嫁后的妇女忌讳的是与年长的大伯子开玩笑，与小叔子说笑并非不道德，所以王熙凤反感贾瑞的纠缠，却不忌讳与贾宝玉、贾蓉等往来说笑。读了史禄国《北方通古斯人的社会组织》、定宜庄《满族的妇女与婚姻制度研究》等书，知道这是满族传统婚姻制度的遗俗，而在东北地区，这是民间约定俗成之事，并没有人追究它的民族文化渊源。

就是在类似的对文本的换位阅读中，我获得了许多发现性的快乐，促成了我的一些学术观点的形成和研究成果的获得，本

书就是一个阶段性总结。

作为东北汉族的后代，我知道我的文化背景中有诸多满文化的成分在内，我更知道满族也有长期被汉化的历史。在进入近现代以后，汉族、满族和更多的少数民族一道，都在被渐渐地“西化”，或更准确地说被现代化。尤其是近二十多年，可供作为民族调查的活态的满族传统生活样态越来越少，传统样貌的满族群落几乎绝迹，有着悠久历史和鲜明民族传统的满族，实际上正在走向消亡——没有相对独立的聚居区和传统习俗，不再使用自己的语言文字，即使在它的发祥地，也很少人能够说完整的满语，满文早已成为失去了实际应用性的档案性文字，虽然近年来北京和东北各地官方及非官方的满语文教学有所恢复，越来越多的满族氏族恢复了家族祭祀等活动。我所熟悉的满族民间文化好像只存在于上个世纪70年代及其以前，从电视普及后孩子们就不可能再听“老罕王”的故事了；大杂院的消失、独生子女的普遍以及从幼儿园就要“上课”的教育体制，使“抓嘎拉哈”、“跑马城”、“滑爬犁”、“打冰猴”等满族的民间游戏也在城市中无影无踪，写在纸上和世代口耳相传的“文本”，成为了历史的底片，留下的是一个曾经有数千年连续不断的种族与文化传承、数度辉煌的英雄民族的背影。

清代，几乎包含了满洲民族从鼎盛至衰落的全部历史过程，今天留存下来的满族文化，包括其中的满族文学，其实也全部是清代满族的文化遗存及其变异形态。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满族有着文化上的共同性，但由于清代的东北地区具有相对的特殊性，即它是满族的发源地。中央政府长期对东北地区的封禁，也使清代的东北旗人与京旗和各地的驻防八旗相比，因文化环境、政治使命等差异，而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简单地说，就是山海关外的东北满族更多、更久地保留了满族的原生态文化，而山海关内的满族相对更快、更深刻地被汉文化所涵化。正因如此，清代东北的满族文学才可能作为清代满族文学中的一个特殊对象

加以研究。

源自西方的现代学术研究体制，在对客观现象进行描述或概括时，首先要下一个具有明确内涵的定义，以此为基础，依照逻辑关系进行自成体系的阐释。正因为任何学术范畴的划定，都是在特定的概念的基础上展开的，概念的科学性虽然规定了对于此概念能够涵盖现象研究的合逻辑与合规律，但也将不符合此种规则和规律的现象过滤和排除掉，受此制约，严格地讲，任何学术研究也是具有相对局限性的研究，“清代东北地区的满族文学”也是如此。本书所论内容既有民间文学又有作家文学，既有对清代东北地域满族文学的论述也有山海关内外满族文学的比较，然而，从学科的角度看，诸如《满文老档》、萨满神歌是否可以视为文学；从文化的角度看，诸如整体的满族文学与东北满族文学是否能清楚地区分，清代山海关内外满族的文化环境究竟有多大的区别等等，都可能成为有争议的问题。正因如此，我特别在“概论”部分，阐释本书对于“清代”、“满族”、“东北地区”、“文学”几个基本概念的理解，作为本书的逻辑基础。

民间文学是清代东北满族文学特别重要的内容，但民间文学的口传性和活态变异性，使清亡100余年后的今天，很难掌握其原始面貌，尤其是满文原貌。我所凭借的资料主要是现代以来的文本和田野调查的记录，这不能不有很大的局限性。作家文学部分，主要依据前辈学人已经整理和涉猎的资料。

作为断代性、民族性、区域性的研究，清代东北满族文学本身，十分复杂。从语言形式上看，既有满语的，也有汉语的；有满汉语言间用的，也有满汉语言嵌用的。从作品形式上看，有传承自先世的，有清代作家创作的；有本土原生态的，也有从京城流传来的。为更明晰地加以认识，本书特别设立了清代东北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和山海关内外满族文学的比较研究两个部分。

本书仅仅是我基于个人的角度和视野，对清代东北地区满族文学的一种粗浅认识，希望今后能有更多的机会，将此项研究扩展和深入下去。

目 录

第一章 清代东北满族文学概论

- 一、清代东北满族文学的范畴····· 6
- 二、清代东北满族文学的类别····· 8
- 三、清代东北满族文学的分期····· 8
- 四、清代东北满族文学概貌····· 10

第二章 清代东北满族文学的发生

- 一、从满洲到满族 ····· 15
- 二、满族的历史渊源····· 25
- 三、满族文学的发生····· 32

第三章 清代东北满族的民间文学

- 一、作为满族传统生活组成部分的歌谣····· 47
- 二、作为满族民间口头文学的故事····· 61
- 三、作为满族史传文学的“乌勒本” ····· 68

第四章 清代东北满族的作家文学

- 一、清代东北满族作家文学的发生及其原因 ····· 115
- 二、清代东北满族作家文学的内容与特点····· 123
- 三、清代满族汉文学文学史地位的历史成因····· 145

第五章 清代满族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内在联系

- 一、清代满族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双线发展 165
- 二、清代满族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联系 174
- 三、清代满族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相互影响 180

第六章 清代山海关内外满族文学的相互关系与互动发展

- 一、清代满语文学由关外向关内的传播 185
- 二、清代满族的汉文学创作由关内向关外的扩展 201
- 三、山海关内外满族文学的互动发展 209

结 论 223

附 录 2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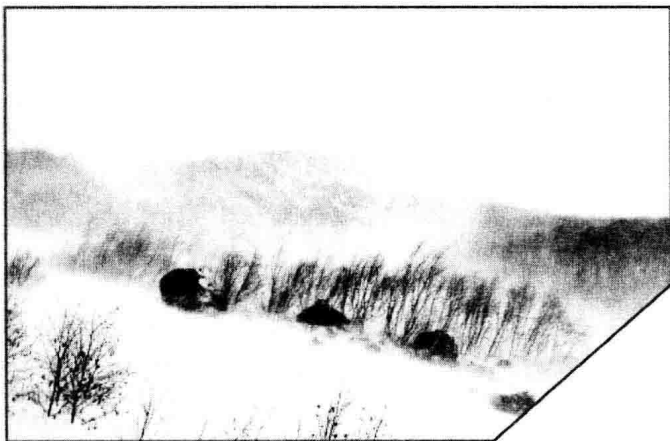
- 一、参考书目 225
- 二、插图名录 227

后 记 229

第一章

QINGDAIDONGBEIMANZUWENXUEGAILUN

清代东北满族文学概论



第一章 清代东北满族文学概论

人类历史不同阶段的划界，常常由某一历史事件承担。对于清代满族而言，最重要的历史界线便是清军入关。公元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农历四月二十二日，清摄政王多尔袞率八旗精兵突进山海关；九月，清世祖福临迁都北京，聚居辽海地区的八旗军民，大批迁入山海关内。自此，满族从一个聚居于东北区域的民族，成为分布于祖国各地的民族。在长达268年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作为祖居地区的满族群体虽然与迁移到北京、福建、广州、四川、新疆等地的满族群体有着共同的文化血脉，但由于所处地域与文化环境是满族的原生地，因此与迁居其他地域的本民族其他群体，便具有了某种文化差异，虽然这种差异并非本质性的。

明清易代，既是世界和中国历史的大事件，也是满族历史的大变动，有必要追述一下当时的具体历史状况。

万历八年（1580年）五月，建州左卫首领世家的努尔哈赤的祖父教场、父亲塔克世



图一：1933年的山海关^①

^① <http://www.sina7.com/lchy/shijiazhuang/200710/4590.html>, 2007-10-15.

同时被明军“误杀”，为完成家族使命，努尔哈赤以父祖所遗“十三副铠甲”起兵。38年后，努尔哈赤宣布对明朝的“七大恨”，对明宣战。此前他已经建立了后金政权，创立了军政合一的八旗制度，基本统一女真各部。天命十一年（1626年），努尔哈赤病逝，其第四子皇太极继承父亲的汗位，并于公元1635年，改民族原称“诸申”为满洲，1636年，改国号金为清，于关外称帝。

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1644年），已经与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争斗了半个多世纪的明朝，没有直接亡于它的异族对手——八旗铁骑，却被本朝的农民起义军推翻。当年农历三月十八日，李自成军攻入北京城，十九日进入内城，明末代皇帝崇祯帝自缢于煤山寿皇亭。四月，山海关外盛京城内辅佐幼帝的多尔袞统率约10万八旗大军，进发辽西。行到广宁附近时，当时手下仅有4万人的明辽东总兵、平西伯吴三桂，本想投降农民军，但因耳闻农民军在京城拘押其父、刑讯官绅，而打消了这个念头。吴三桂既不想投降也无力与之开战，艰难抉择之后，向明朝多年的敌人——由后金发展而来的清求援，欲借兵复国。吴三桂在给多尔袞的信中说：“乞念亡国孤臣忠义之言，速即力选精兵，直入中协西协，三桂自率所部，以合并而睇都门，灭流寇之宫，而示大义于中国，则我国之报于北朝者，奚翅财帛，行将裂地以酬，绝不食言。”^①在与吴三桂的博弈中，明显处于主动和强势地位的大清监国、八旗统帅多尔袞，则回信说：“予闻流寇覆灭崇祯帝，不胜发指，因此率仁义之师，沉舟破釜，誓不返旌”，“今伯若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进为藩王，一得以报国仇，而可以保身家，世世子孙，长享富贵……”^②吴三桂以“我朝”的角度向“北朝”求援，想与多尔袞交换的筹码是“裂地以酬”；多尔袞要求的是“率众来归”，回应的条件是

① 《多尔袞答吴三桂书》，见稻叶君山《清代全史》第25章第2页，上海：中华书局，1914年。

② 《多尔袞答吴三桂书》，见稻叶君山《清代全史》第25章第3页，上海：中华书局，1914年。

“封以故土，进为藩王”。^①吴三桂别无选择，只能降清。

自努尔哈赤为报父祖之仇起兵抗争时起，推翻明朝政权取而代之，便是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两代人的最大奋斗目标。多尔袞清楚地意识到当时这个历史机遇的重大意义：“囊者三次往征明朝，俱为俘掠而行，今此之行，非同昔日，蒙天眷顾，要当定国安民，以成大业。”^②四月二十二日（1644年5月27日），八旗大军在山海关抚宁县东南的一片石击溃李自成前哨——明朝降将唐通的部队，吴三桂高举降旗，“开关出迎”。“睿亲王总八旗汉军蒙古之各兵，自南水门、北水门及关中门顺次入关”。^③之后，多尔袞与吴三桂联兵，与李自成亲自指挥的起义军主力部队交战。李自成溃败后，于四月二十九日仓促称帝，第二天便西逃。五月二日，多尔袞由朝阳门入北京。九月，清世祖福临迁都北京，除少量宗室及军民等留守盛京，其余军民，全部迁入山海关内。

自此，满洲再不是一个为山海关所限聚居于东北区域的关外民族，而随着八旗劲旅平定中原及东北以外的各处边疆的刀光剑影和驻守各地的马蹄之声，在清朝统治中国的268年间，大分散、小聚居于京城以及云南、广东、福建等全国各地的97个驻防点。

入关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使满洲民族的文化发生了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的变化：在这268年间，满洲的语言、文字、制度、风俗等，与入关前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历史变迁，同时，居于山海关内民族文化原生地的满族成员与山海关外异地文化即汉文化环境中的满族成员，文化形态上也逐渐出现了差异。这种差异绝非逻辑推导而来，而是历史实际。金启琮先生通过他的亲身见闻，比较过北京郊区的满族与京城内满族的差异，而东北地区的满族与京城满族、广州等地的满族所存在的

① 《多尔袞答吴三桂书》，见稻叶君山《清代全史》第25章第2页，上海：中华书局，1914年。

② 《多尔袞答吴三桂书》，见稻叶君山《清代全史》第25章第3页，上海：中华书局，1914年。

③ 稻叶君山：《清朝全史》上册，中华书局，第25章第4页，1914年。

地域性差异更加明显。^①

一、清代东北满族文学的范畴

要正确地划定清代东北区域满族文学的范畴，必先确定清代满族文学的范畴。

关纪新先生在《满族作家文学史讲稿》^②中，曾以一个宏观概念，将中国满族的文学，定义为满洲名称出现后该民族的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的总和。由此推导到清代满族文学的范畴，仿佛已经不成问题，因为历史时段清晰——清代，民族范畴清晰——满族，研究对象清晰——文学，但细究起来，这三点竟然都存在歧义。

从时间范畴上看，满族名称出现于公元1635年，而公元1636年，皇太极才将国号由后金改为清，满族入主中原却是1644年的事儿，那么，满族文学的起点时间是1635年、1636年还是1644年？

从民族范畴上看，满族是纯粹的满洲还是包括汉八旗、蒙八旗在内的所有旗人？

从语言载体上看，满族文学是取满语文学还是汉语文学？

如果从中国大文学史的角度看，以中原王朝更替的历史时段划分，清代文学的确应当从1644年算起才合乎时间逻辑；如果从清代满族文学的角度看，应当从清作为国号出现算起，即起于1636年；从满族文学的角度看，则应当从满族名称出现算起，即1635年。我认为因为满族族号和清的国号虽然跨在两年，但却是同一历史转圜期间紧密相关的历史事件，没有必要分割开，因此本书的历史时限取1935年。这虽然不是

① 见《金启琮谈北京的满族》，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②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数据库 <http://iel.cass.cn/expert.asp?newsid=3730&expertid=72>，2008-05-19。